

“文学进军”擂台
征文 第十季

冬日骑行
徐满元

冬季来临,气温逐渐降低。因家离学校五公里之地,早上上班又早,故一般都开车上班。可在晴好冬日下午,我还是愿意骑着电瓶车上下班。

于我而言,与冬天的“肌肤相亲”,有着开车时无法感觉到的独特体味。

尽管是全副武装,大有将寒冷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势。但是沐浴在冬日暖阳之中,还是能感觉到温暖的善意,即使是“隔靴搔痒”,引起的良好反应还是涟漪一样在心湖荡漾。这让我进一步坚信,即使是再冷的寒冬,也无法将温暖斩尽杀绝。因为温暖不仅是寄生在肉体上的,温暖更能在无垠的精神大草原上,找到尽情驰骋的疆场。而寒冷反衬下的温暖,便显得更加珍贵。换言之,是寒冷成就了温暖。

当然,冬日骑行时,哪怕包裹得再严实,寒冷还是能找到可利用的罅隙。寒冷会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无孔不入”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好在“一个好汉三个帮”,有多种御寒措施相互配合,“会说说不过三口,会打打不过三手”、一己难以敌众的寒冷,也会知难而退。于是乎,一种“外冷内暖”的感觉叫冬日骑行的我,颇具成就感似的惬意起来。如此冷暖“交织”,更让我对春风的和煦、夏日的热烈与秋季的凉爽,因对比、回味,而印象深刻起来。冬日骑行,眼看着不少行道树都删繁就简,甚至把所有的叶子都交还给了大地。它们这样做,似乎是有意把冬日暖阳礼让给于其腋下骑行的我。这样想时,一种莫名的感动油然而生,善待每一棵默默无闻地替我着想的树,自然成了作为受益者的我的一种自觉行为。



万花筒里的时光
徐晓霞

年末大扫除,整理物品时,一只尘封已久的万花筒不经意间跃入眼前,或许是受歌曲《苹果香》里那句“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的影响,我拿起这只几乎与我同龄的小小万花筒,置于眼前,尘封的往事便在这小小的圆筒里鲜活起来,激起心底阵阵涟漪。

那是一只木质的万花筒,表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红的、蓝的、绿的,交织成一幅幅错综复杂却又和谐统一的图案。轻轻旋转筒身,里面的景象瞬间变得绚烂多彩,如同梦境一般,让人目不暇接。那是父亲年轻时去上海出差时特意为我带回的礼物,那时的我,年幼无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而这只万花筒,就像是父亲送给我的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外面世界的斑斓与奇妙。

多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阿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回去参加葬礼时,表妹流着眼泪把我拉到一旁,将那只熟悉的、保存完好的万花筒递在我手里,讲述了阿姨临终前的安排。阿姨病重之时,曾收拾过家里的物品,也交代过家里的后事,并特别提到了这个万花筒。她叮嘱表妹,这个万花



目睹着正前方那朵“立定”的云,一块明镜似的照着冬日骑行的我——照着我的躯体,也照着我的灵魂,让“正衣冠,明得失”的我,安全又文明出行。而在我看来,那片云早已成为一首一路与我同行的心中的歌。连那因骑行而带出的风,都成了我熟知的旋律,一直萦绕在我耳旁。我把明镜高悬的赞誉送给了她,她把行云流水般的畅行送给了我。如此“天人感应”,应该也算得上这寒冷冬日里一道不错的风景。

更有那只从我头顶上飞过的鸟,用飞行轨迹给我画了一个长长的破折号,仿佛是要向我解释什么。我虽然听不清,但依然能感受到它的诚意。我只能由衷祝福它,安全且快乐地越冬。

那片突然送我一个热吻的落叶,生怕砸疼我似的瞬间温柔起来,小鸟依人般迅速钻入我的怀抱,我只得带着她一起骑行,恰似怀揣着一句箴言或一个忠告,心里顿时踏实和明亮起来。只是没过多久,一个拐弯加刹车减速,那片叶子便随一阵过路风飘去,像我随口吟出的一首小令,不知能否打动这多少有些冷漠的寒冬。

于是,我挺了挺腰身,挺得像个阿拉伯数字“1”,而那两个电瓶车轮胎,也随机应变成“1”后面的两个“0”,有意无意就给我打了个“100”分。似乎是要鼓励我,去执着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用车辙把沿途的风景和我怒放的心花扎成花篮,再洒上沿途樟树、白玉兰等所散发出的草木的芳香,送给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自己。熟悉的对联再次在我脑海里浮现:“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这副对联也为本次冬日骑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筒是你姐当时最喜欢的玩具,你二姨硬生生地送给你,以后见了你姐还是还给她保存吧。我接过万花筒举于目前,看到的却只有自己雨滴般泪水,还看到了内心深处那浓浓的思念和不舍。我自小是姨姨带大的,在母亲外出工作期间,姨姨就像妈妈,给了我太多的心灵抚慰。

记得有一次与母亲聊起了这段往事。我半是嗔怪半是玩笑地责问母亲:“您当年可真偏心,把我那么重要的东西送人。”母亲佯装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笑着说:“瞧你那点出息,这么点小事还记了这么久?”我们都笑了,笑声中既有对过往的追忆,也有对彼此深深的理解与爱。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无论物品如何流转,家人之间的情感与记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几年后,母亲也离我而去,留给我的除了深深的思念还有那些共同度过的温馨时光。时光荏苒,我也步入即将成为奶奶的年龄,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回望过去,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化作了一幕幕珍贵的影片深藏在记忆的沟壑中。

如今再拿起这只万花筒,已不再单纯寻找视觉上的绚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和心灵上的慰藉。虽然再也看不到童年时那些小鸟、鲜花和甜蜜的画面,但每一次凝视都能让我感受到亲人之间那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与温暖。

枯枝的留白

吴梅芳

在霜寒露重的冬日,万物仿若被一层薄纱裹藏,世界瘦成了嶙峋的模样。我于幽径独行,目光被几株枯枝牢牢吸引,它们宛如大地伸出的瘦骨嶙峋的手,向着苍苍,擘画着岁暮的景致。

枝头那星星点点的残叶,是秋末未及远走的旅者,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似在低诉往昔的葱茏。想那时,每一片叶都是绿的信徒,怀揣阳光的恩泽,于晨露里闪耀希望,于暖风中舞动生机。春日,它们初生,芽尖怯怯顶破枝桠的禁锢,如雏鸟啄破蛋壳,窥探全新世界;盛夏,繁茂到极致,层层叠叠的绿是生命的华裳,庇佑着鸣蝉,为倦鸟撑开绿伞。可如今,繁华谢幕,空余枯枝,恰似岁月长河里千帆过尽的落寞。

然细观枯枝,却见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它的线条极简、极净,没有丝毫冗余,蜿蜒屈伸间是苍穹之下最质朴的笔触。皴裂的树皮,是岁月镌刻的铭文,记录风雨的侵袭、雷电的惊悚。每一道沟壑都藏着故事,或许是春日蚜虫肆虐时的挣扎,或许是酷夏洪灾漫灌下的坚守。它以沧桑为墨,绘就生存的坚毅,这是生命沉淀后的从容,是褪去铅华的本真。

枯枝于天地间撑开一方留白。这留白,不是虚空,而是孕纳无限可能。于画家眼中,它是逸笔草草,只需几缕皴擦,纸上便立起寒林图,疏影横斜,意境深远,观者仿若能步入那幽寒之境,听风过林梢,嗅雪落梅香;在诗人心间,枯枝是灵感的缪斯,一句“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禅意顿生,让人于尘世纷扰里寻得心灵的归巢。

我们的生命,又何尝不像这枯枝。青春时,鲜衣怒马,如满枝绿叶蓬勃;历经千帆,终有霜华染鬓、繁华落尽的时刻。可那又何妨?褪去繁饰,内里的风骨犹存。在生活的留白处,我们能静思过往,聆听内心的梵音,重拾被忙碌尘封的梦想。就如枯枝等待春潮,我们亦怀揣希望,知晓在寒冬的尽头,总有新生的曙光破云而来,届时,枯枝又将抽芽,生命再度启航,向着无尽的绿意与蓬勃。